

● 行医随感

心境如“卒”

▲ 四川省人民医院崇州分院 张钰

小学五年级时，我的语文老师 and 母亲是同事，又是邻居。老师是个象棋高手，我哥也喜欢下棋，常在老师让了一个车、一个马的情况下还杀得片甲不留，可越是这样，哥越缠着他下棋，我就在旁边看他们在棋盘上马走斜角，炮打翻山，象飞田字，慢慢地我也就对象棋略知一二，有时哥没有时间陪他时，我也会陪他下棋，当然我就成了片甲不留的败将。

棋虽没有下好，倒我对棋中“卒”的静默有些领悟，随之就对了“卒”的偏爱。

卒在大将面前显得是那么渺小，它既没有大将威武之风，也没有天马行空，炮越千山之势，总是对硝烟弥漫、

马革裹尸的战场静观其态，蓄势待发。用“无我”的心灵去感知世界，待需要时便无所顾忌地拼闯，哪怕成了炮灰和尸横沙场……

“卒”常常让我联想到自己，虽然此时此刻我是医院里的一位无名小卒，但在患者生命的守护中，我的爱会闪耀在细亮的针尖，流淌在透明的输液管里。我自豪于自己平凡的岗位，我会秉着卒的特质，坚守在每一个病房，为病员托起心中的希望，传承着

一代又一代白衣天使救死扶伤的精神。

常言说“人生如棋”。是的，生活中像“卒”一样的普通战士少吗？虽然普通却有着大无畏的气概。

卒使我领悟到一种超然物外的思想境界，

更让我们明白：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角色定位，而是选择的方向和追求的目标。

我喜欢卒的静默情怀和蓄势待发姿态，欣赏“卒”义无反顾的精神和大无畏气概，还有它不卑不亢的角色定位。



● 医考之路

医考仅仅是个开始

▲ 北京大兴区人民医院 孔令超

相较于那些顺利通过医考的同志们，我的医考之路要坎坷得多，因为我是名副其实的“三朝元老”。三次参加医考的经历，让我此刻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从医机会。

大学毕业之后，我原本希望能够进入心内科，但阴错阳差，我来到了放射科。原本还有些低落的情绪在一天天工作中慢慢发生了变化，同时我也在这里相识了我的爱人小陈。

我们本不是一家医院的医生，却由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机会，我们一起来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学习。当面对我的第一次医考时，我的心里很清楚，这次

基本没戏了。因为刚刚毕业后不久，琐碎的事物以及家里的一些情况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，自己也没能集中精神去复习。

就这样，我把第一次医考看做是一次试水。结果也在意料之中，水很深，我沉了底。但小陈的一次性通过却有些刺激到了我，于是我便痛下决心，将宝全部压在了下一年。

为了这次医考，我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业余时间，过年时，我甚至没有参加关系非常好的兄弟们的聚会。即便如此，兄弟们仍是非常理解我，这也让我感到没白交这些朋友。小陈也时常将她的一些经验教

给我，到了第二年，我真可谓信心满满。

但谁曾想，希望越大失望越大，在20%的通过率面前，我再一次饮恨江湖，这着实让我失落了好一阵。春节期间，我和小陈一起回东北见未来的岳父时，老人家几句轻描淡写的关于医考的话，却让我脸上有些挂不住。因为过不了这一关始终不是一名真正的医生。

回到北京我开始闭门

修炼，摒除一切杂念，将精力全部集中于此，各种模拟题做了一套又一套，针对错题反复找寻原由以加深印象。在“三进宫”后，我终于通过了，那一刻虽然有着些许的放松，但随之而来的却是那一身白大褂带来的压力与责任。我深知，这仅仅是个开始。

（本栏目投稿邮箱：E-mail:genglu0726@126.com）

指导：中国医师协会
主办：《医师报》社 协办：张博士医考中心

奖项设置：
一等奖：1名，资助参加一次国外学术会议。
二等奖：2名，资助参加一次中国医师协会学术会议。
三等奖：3名，资助参加在北京举办的红友会全国大会。
纪念奖：10名，2015年全年《医师报》。
一二三等奖获得者还将获得2015年全年《医师报》。



● 初涉医坛

生命的思索

▲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刘晴

医院是距离生死最近的地方，这里也是我们每天工作和学习的地方。

看见那么多无奈离去的人，感觉生与死是如此近又那么远。作为旁观者，我们经常目睹一个个鲜活生命地慢慢凋落消逝，在生与死的边缘苦苦挣扎，却难施援手，又是怎样的无奈。

当医学束手无策，我们还能做些什么？——“*To Cure Sometimes, To Relieve Often, To Comfort Always.*”

上大学以前，对医学一知半解；入学时满腔热情，穿起白衣宣誓，周身充满力

量，立志勤奋刻苦，拥有高超的艺术，为患者治愈疾病。但慢慢发现，事实并非如此。

人体是最精妙的艺术品，我们所掌握的不过冰山一角，疾病的发生发展千变万化，我们所了解的也不过万一。进入临床，接触到真实的病房工作，总能遇到疑难的病例：每况愈下的患者，逐渐加重的病痛，濒临死亡的绝望。看着患者的痛苦，家属的期望，我们的信心也在逐渐被消磨，迷茫充斥着年轻的心。

“治愈”是“有时”，不是“常常”更不是“总是”。随着学习的深入，我逐渐意识到，治愈只是一个理想的状态，不自然心生几分沮丧，这样的治疗有何意义？医生的使命又是什么？

面对死神，医术很多时候显得那么苍白无力，医生能做到的仅仅剩下安慰和关怀而已。“去治愈”需要的是精湛的医术和多年行医的经验，“去帮助”和“去安慰”则需要的是医生对于患者的关爱和人文精神。

关爱是一种能力，不需要轰轰烈烈，只需要真心理解患者的痛苦，尽力减轻病痛，有时一个微笑或者一句关心的话，就会患者感到温暖和安慰。

● 医路心语

我们为什么行医？

“当我还是个实习医生时，一天深夜，我给一位年轻的小伙子抽血，他大概有25岁，是血液/肿瘤病房的患者，被诊断为急性白血病，正要接受化疗。抽血后，他站起来，说他要睡觉了。”

“我也想去睡觉啊。”我说。然而，小伙子眼神里透出不屑，说：“我还想去工作呢。”

那一瞬间，我的内心世界长大了，从此以后，再也没有因为工作抱怨过。

——Lynda Szczech 博士，Durham 肾病学会

在我所居住的街区，一名老年女性遇到我时说：“您可能已经忘了我了，但在2年前，您是我的主管医师。我仍然记得您对我及我的家庭所给予的照



顾，您真的是特别出色的医生。”

看起来只是做了些小事，但却为其他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积极的改变。或许正是这个原因，使从医成为一件很“值”的事。

——Kendra Campbell 博士，纽约州立大学南部医学中心住院医师
(耿璐 编译)